滎陽外史集卷三十二

明　鄭真　撰

書

謝免繇致書　代鈐知州作

以鄭□□康誠高□衡之亞鄉州委寄下容衣錦之

晚□惟就衞將東避其寓右司之守莫過里社之

榮故買臣領君符起人以為盛事相如握使節蜀老倡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為美談況我四明甲于兩浙慨念長汀之勝實當巨海之衝百里江山不改承平之舊故家文獻猶存積廢之餘宜得聰明特達之才以布愷悌仁和之政如某者賦形朴野稟性踈愚簡帙披尋莫繼廣平之道學箕裘嗣續恐穨忠愍之家聲曩為上國之游嘗困新豐之旅分不自异誰為先容荷蒙知已之恩許以通家之契俾侍坐于先生長者且見稱于王公大人韓子入光範之門敢忘所學禰衡領孔融之薦切有元因遂由公府之陪

叨冒王家之寵緑緋衣被須白歸来三徑故園問菊松而無恙七城閭幕勞寀牘以何功交遊謂之陳人出處溺于流俗青山緑水甘為野處之歸紫綬金章忽拜宫恩之錫兒童鼓舞父老驚誇雖鵲巢鳩居奈世途之孔棘然鯤隨鵬化知洪造之難酬有感於中不知所措茲盖伏遇出逢熙運親遇聖知瞻城南尺五之天近玉階方寸之地薦揚華要進式丞疑本文章禮樂之微當甲兵錢穀之會事當其可知無不言仁義陳于前見敬王之

孟子謀猷順于外儼告后之君陳念人材之盛衰關世教之隆替肆廣俱收並蓄之路允為中興復古之規有臣三千益廣周武王之助除吏八百悉歸崔祐甫之公善萬物之得時慮一夫之弗獲迺令微眇亦在甄陶某敢不祗奉除書恪佩公論涖官臨政匪敢望于功名刻骨銘心永不忘于恩賜

代上李知州書

伏以建學立祠誕著聖朝之治尊賢肇祀用昭賢守之

公俯罄忱辭仰干聽覽伏念曾祖國子博士贈朝散大
夫李元白長汀巨族故國名賢詩學得文靖舒公之正
傳科名聯相國吳潛之甲榜蜚英上舍德業比乎陽城
待對大廷文章同于司馬屢掌教于列郡旋正席于監
庠宰揆稱能士林觀德肅大昕之記注躬直道以論思
萬字縱横一心對越嘗論帝王之學必極聖賢之歸奏
賑恤則惠及天下之民談禮樂則善淑四方之士聳宸
心之顧聽華仕路之登躋天不憖遺人為出涕穹碑列

姓薦為後學瞻依邃宇定儀嘗列先賢祀典勢殊事變
俗薄風漓何後人懷偏見之私俾我祖絶顧歆之奠道
德功烈已數百年咳唾音容有如一日惟在孝子慈孫
有不忘者惟先生長者庶幾動之恭惟其人經學淵源
仕流冠冕風雲步武早承臺閣之華雨露恩光薦賜京
華之寵兩承嘉命来戾吾州重樞府之推崇薦省垣之
敬信大揚文教丕闡王風民生推父母之心多士盡賓
師之敬徵故家之文獻崇明祀之蘋蘩尚論古人概念

先世睠斯文之未喪庶公論之有歸伏望斟斟及明靈恩沾嗣續如有祭有享昭昭可達于馨香雖無聲無形永永亦涵于陰隲

代上李知州書

伏以太守興邦斯文所係先賢崇祀明德惟馨言瞻俎豆之華式見宮牆之美自天有造伏地知歸惟我四明思皇多士淳熙慶歷偉道德之名儒嘉定端平挺元勳之上宰高山仰止大糦是承百年如睹其儀刑後學庶

聞其手采仰惟我祖久縻先祠歲月忽其若流音容恍
兮如在蘋蘩薀藻莫薦清芬犧牲粢盛孰陳肥潔惟大
君子篤于名哲而藐諸孤賴以申明言出聽從聲隨氣
應俾此百年之典見諸一旦之間喜極而悲感深以惕
恭惟恭恩推錫類化洽承流臨祭祀奉人民風移俗易
昭文章明貴賤禮備物成尚徵文獻之傳丕正校庠之
典苾芬是享福履其綏其親睹縮茅誓言結草羮牆如
見既永妥于神靈泉路有知亦豈忘于明賜心之所冀

言不能殫

代上闕僉樞書

伏以神兵大極上承日月之光屬吏門生下逐風雲之便肅陳斐納冒犯威嚴某竊以人無全才士當有立毛遂不自薦豈成趙公子之功駿茂若無言曷致晉大夫之善予寔何者乃切慕之伏以某命奇窮逢辰蹇拙嘗以斗升之計遂親案牘之勞荷蒙大君子之知俾儕諸小人之列吹噓汲引左右周旋未遑結草之恩忽墜包

首之黨弓傷獸駭不虞奇禍之攖網脫魚遊皆出更生之賜妥奉省垣之考再登帥閫之書諒造物之不容致化工之倍費彈馮讙之鋏豈不悲哉贈范叔之袍誰其憐者心焉耿耿望其拳拳恭惟某文武全才山川間氣十連動上公之敬九重結真主之知漕府登庸齋壇大拜牙檣畫鷁上供天府之儲紫綬金龜薦拜玉廷之寵貂蟬戢冕鵷鷺趨班位參宥府之嚴禮重宸心之寄說詩書敦禮樂雅尚非凡櫜弓矢戢干戈太平可致有常

立武遐不作人桃李門牆散春風于筆下桑梓閭里占瑞采于雲間成始成終必恭必敬其數奇半世多幸二天肅趨光範之塵願効王良之御泰山不辭土壤切冀涵容浮屠終成合尖所期造就其諸悃愊罔既教陳

代貢危參政書

某等蟄處海隅蒙庇澤而被餘光者有年矣趙修撰代祀南來蒙列名門下感佩不忘于心伏惟閣下以孔孟之學任伊周之寄明天子在上贊襄輔弼使四海蒼生

咸有依賴其等敢為斯文賀其竊以政治之得失嘗以人材為輕重得其人而任之則致治有不難者伏見制東道副都元帥裔出后族傳家孝讓其忠足以衛上仁足以恤下廉足以律貪誠足以服衆從容乎詩書禮樂之間留心乎愷悌仁厚之化至如錢穀甲兵特其餘事耳邇者闔省平章公以叅知政事薦諮文到京伏惟閣下任鈞軸之重寄衡鑒之公為明天子得人以致太平如斯人者使之佐政徽省當專閫方面之寄必能有以贊

助政化勘定禍亂者矣夫一善可名君子不棄况其以公輔之器巨濟之資為閣下素所知聞者哉其明人也知公為深故敢聞于閣下固非謬言臆說以自取戾也惟閣下留意焉

貢程憲副書

歳事將闌伏惟尊候起居萬福某等罪逆不天禍及先人伏蒙閣下辦香哀臨繼奉手書俾為求銘之地此豈藐焉諸孫足以致之蓋閣下至誠惻怛之心出於自然

有以不後人之善如此銘心刻骨莫之敢忘九月間粗畢葬事實雲庇所及也重念先人老于問學六十餘年雖祿不及身而其文章縉紳固有稱道之者日夜以不克紹承為懼過不自量輒欲寫成一帙上塵視司而以餬口之計卒未及成謹先以諸公哀挽辭上進大小擬拈閣下已慨然許之矣更乞高文序諸篇端則先人之死猶不死也再三有瀆罪在不貸默念先人受知門下已再世矣臨終之言耿耿焉如在惟閣下有以動心焉干

冒威嚴不勝惶恐戰汗之至

通危相君書

某蟄居海濱無由通于名公卿之門伏惟相君謀謨廟堂聖眷隆渥神相起居萬福某罪大逆重先人于至正二十四年三月廿六日即世病革將屬纊語某等曰吾平生不足齒錄于人獨雲林先見知我死幸吾友王叔載述行狀求先生銘我墓先生嘗憐吾生必哀吾死幸而獲請吾死不朽矣言訖而逝某等哭泣而識之奉哀

返葬奄及終制草茅賤微豈敢上凟遺命所及終不自已茲因馬編修入京謹錄行狀百拜恐死以請伏望彌亮之暇大書特書增光丘壠則先君子臨終之託不為空言九原之下感恩佩德而不肖諸孤當銘心刻骨沒齒不忘矣干冒威嚴不勝惶恐戰慄之至

上劉僉樞羽庭書

伏以仁人樂道其善誕揚褒衮之詞孝子欲顯其親用致摳衣之敬俯濡札翰仰徹廷階竊以人有先容士寧

自棄苟有可見之禮寧無欲進之心故陳后山拜南豐先生尚奉瓣香之獻袁清容贄深寧居士猶為儷語之援矧此後生敢忘先烈竊念某少而多病長益無聞魯史一經粗識過庭之訓周詩三誦俄成陟屺之悲慨念先人老于茲世名聲爵祿雖莫遂于初心德行文章亦有功于來學念德報之罔極悵明發而有懷何辜于天不幸若此芹宮諸老歌蒿里以成編栢府先生標儒林而立傳矧茲所業具有成文入乎耳著乎心誓承餘緒

誦其書論其世孰為品題有待縉紳為之增重皇甫謐序三都賦以左思為能文崔德符論八哀詩以杜陵為近古允念羣言之首用祈貫道之辭恭惟委羽源流藜燈光燄壽斯文之命脈障吾道之狂瀾攷合神明言行海寓三代兩漢盡歸檃度之中諸子百家不出準繩之外慨惟先子曾荷隆知歲久月深斯其已矣日光玉潔寧不慨然嗟哉手澤之遺用俟心聲之妙九原有托百世增光某心切吐丹情深泣墨敢論通家之契妄希

侍坐之榮夙夜忝爾所生不忘警戒春秋成人之美盡
著權衡戰慄惟深敷陳罔既

謝劉羽庭副樞書

伏蒙高文寵冠先集雲錦五色之瑞價重璠璵春秋一
字之褒寵深衮黼惟君子篤于名義而先人得以表章
捧誦淩兢撝辭感激竊觀自古文學之士與夫當今道
德之流懼没世而無聞每著書以自見時無伯樂安知
良驥之才人匪子期孰識高山之調況文章各自為體

而好思多至于偏向非識鑒之明曷著公衡之議乃如
今日允冠前修大書屢書不昧操觚之正一世累世于
昭載籍之傳過辱不辭敢忘下拜恭惟閣下詩書元帥
道學鴻儒宥府本兵增重齋壇之拜大邦維屏每資帷
幄之籌譽藹縉紳學窮緗帙萃正直中和之氣為雄深
爾雅之辭聿駿先猷廣心多士矻矻乎若不及休休焉
如有容凡兹德行詞學之可稱不以微賤汚卑而或棄
肆垂雅製增賁家傳盖有德而有言宜必恭而必敬黃

山谷祭王文甫固閲其窮韓昌黎誌樊宗師亦多其博
金聲所振紙價倍增某自揆踈庸仰承許與香分雲帙
幸覩新著之編光賁茅齋復聽前呵之伏思莫能報德
何以加入荆州之品題何可忘也傳和凝之衣鉢竊有
請焉屬當嚴凝冀加珍嗇上赴玉堂之名茂膺金炬之
榮頌禱維深敷陳罔既

賀王敬中除教授書

恭審顯奉恩除光膺模範有道則仕正逢泰運之還非

教不親益賴師資之重斯文是慶吾道增華竊以官必惟能士當適用廣文官獨冷固匪能堪孝廉不知書孰云其可曰惟玆選實難其人況飛聲急羽之秋非稽古右文之日長鎗大劔安事毛錐章甫逢衣動成白首庸人竊笑壯士羞為絃誦久已無聲禮樂殆為虛設靜言若此寧不慨然倘甚良才固當廣樂地而振名教嗟哉我輩豈宜束高閣以待太平夷攷四明寔多哲士戴剡源名聞天下僅由廣信以歸來程畏齋學被江東終自

銘山而致仕乃如今日有光前修是為一舉而得之所謂
脫穎而出者恭惟某襟懷瀟洒氣禀清修按桃源先生
之緒餘慕蘭亭右軍之風度學海擅青箱之富詞源揮
綵筆之華雅頌三百篇不忘素學便宜十二策欲吐丹
衷肆惟教席之尊寔領縉紳之薦赤城巨鎮碧海名邦
博士横經佇見衣冠之盛諸生立館益看衿佩之多頤
不重乎必自此矣某青毡不振黄卷徒勞拭觀薦鶚之飛
與喜攀龍之近至聖文宣廟擬傳采藻之詩舉子翰墨

場更妙穿楊之射其諸贊頌罔既敷陳

答李元帥書

設席以致賓賢久仰元戎之盛橫經而授弟子自慚末學之卑承命惟榮撫躬是愧恭惟某翰林家世藩閫才雄櫜弓矢戢干戈適當熙運說詩書敦禮樂誕廣儒風深惟嗣續之傳俾叙師生之敬某青氊不振白首將成念無稽古之能敢犯好為之戒辱承枉顧輒爾抗顏善教有待守之功恐成怠事執贄盡相見之禮莫報恩私

將承斧鉞之光庸謹簡書之體俯陳崖略仰兾海涵

通劉仲愚先生書

伏以一鄉髙月旦之評式尊儀範三傳著春秋之學肅就師模仰造丈函俯陳一得竊惟諸侯之行事見諸魯史之舊文正次王王次春綱常為正事繫時時繫日凡例滋多道上合于唐虞賛不待于游夏粤自漢晉之降及至唐宋以来羣儒狐疑諸説角立據事直書者膠于一見隨文立義者獘至多端究棟汗牛黨枯護朽非躬

受聖人之訓孰能知作者之心惓我四明思皇多士樓宣獻序止齋之傳高祭酒為國子之師因學名書深寧撮其要趣日抄有註東發緝以成編程先生接趙太社之源流表內翰備高舜元之答問蓋以發明其旨匪徒專事夫言厥令明廷用以取士巧以新說晦庵嘗指其文妖泥彼陳言元凱空成夫傳癖仰止前修永遠孰為後進依歸論規矩之方圓必資良匠稱權衡之輕重盍同此心非就有道而正焉終亦無聞而已矣伏惟先生

屬辭比事微顯闡幽謹人事于三餘審天時于五始正其誼明其道大明筆削之公褒有善錄有功克審勸懲之正嘗論晉楚終始以見夷夏盛衰蜚王國之聲名登虎榜掌天門之教位正皐比既勇退以来歸遂從容而息偃發蒙蔀擊待問鐘撞謂萬二千五百家為鄉誰其學者而二百四十餘年所載吾將語之文通得趙氏之徽安國踵洛伊之派門深夜雪席上春風伏念某久别蠹編深嗟麟獲飢貧所迫僅為餬口之圖疾病相攻盡

廞傳心之典顧私衷之欲奮諒習氣以難除仰瞻道德之光足遂聲容之覩小子成章狂簡不知所裁長者大度寛容庶幾于進所願掃門而授業固當數社以陳辭致南豐之辦香既云其晚傳和凝之衣鉢請繼自今屬當陽和幸調節適早正儒臺之擢以永翰苑之榮傾向之私敷宣罔既

與李經歴書

恭審美宦所臨彛倫攸叙事庶母如適孝思推重于先

靈視長兄最親友愛敢忘于同氣得侃侃怡怡之意有
融融洩洩之情同致一家以介五福十餘年之别不亦
久乎千百里而来有足樂者爰致同鄉之誼以伸吾道
之勤莫盡其辭少將以禮

代彭太守與張天師書

伏以萬代同流深闡玄虛之妙一塵出守欲求清靜之
歸庸致起居敢辭煩瀆恭惟真人神明胄系道德光輝
由有為悟無為森璇霄之象綿修人爵得天爵華綉黼

之山林弘開衆妙之門高視千年之上其幸甞覿而未遂從游恭敬不以虛拘薄展修齋之禮呼吸如能變化當循問道之儀仰企仙都肇當炎夏粲星佩霞裾之飾
盛金科寶籙之文無任皈依惟深眷注謹奉書以稟

童定詹書

狀元賜對久誇及第之榮先正疏封有忝立祠之典允惟道德文章之懿用諧室家婚媾之宜言發乎情事嚴其始伏承其誦列女傳夙成壼範之賢而其學聖人書

罔識淵源之正念傳恭于嗣續盍仰企于高華筐陳鴈奠之誠惠徼親厚瑟叶鳳鳴之吉有待歡娛

回定書

大閫疇庸久仰光華之著同鄉合好遂聯姻媾之和宗事其承蹇修為理伏承其詩禮續外家之慶已沐恩榮而其德容習中饋之儀未嫻姆訓久叶鳳占之契有來鴈奠之誠謂我舅為甥事盍嚴于堂著視兄女如子禮深愧于竹練

王定范書

仰華文學士之門久欽儒雅問荆國先正之裔深忝宗風睠加好之有成由同聲之相應伏承其德容備美已嫺中饋之儀而其問學無傳粗識内經之要既恭承于然諾用式序于情文儀始問名禮兼納幣居敬而非太簡式孚所願之同親迎以及其時即見于歸之喜

胡回趙書

仰普安郡王之相業閥閱相傳問致堂先生之緒餘箕

衮莫守允念婚姻之合寔惟契好之同伏承某文行相教久著篇章之美而某德容無取尚勤絲繭之功有来嘉命之嚴式見修辭之正家人正始行看堂著之輝之子于歸毋責竹練之陋

為胡椿齡定孫氏書

仰長沙太守之門久欽材略忝安定先生之裔孰繼經傳睠為閥閱之華契此姻連之好由来遠矣于以成之伏承某姆教聽從夙謹修儀之訓而某師門授受莫循

治事之規允惟中饋之賢深藉衷言之助事繫于日情見乎辭有其禮者有其文匪敢忘于敬簡顧為家而願為室冀克篤于歡娛

為舅回陳納幣書

娶必若吾家久叶飛皇之兆嫁不與凡子適符中雀之緣有仰情親敢忘盟約伏承某師模授受久揚要路之榮而某姆教聽從僅守中閨之正槃兮筐筐樂爾瑟琴事莫重于正名寧辭來命禮未遑于從吉願緩于歸

罔既敷陳惟深倚注

為小兒復昇納幣書

伏以婚姻之禮尚矣惟道德之懿久仰前修而彝倫之重盍先正始睠我四明號稱文獻伉儷之求必論閥閱比在淮海伏蒙尊慈以令愛娘子與某男復昇締媾姻盟所以崇重古道者也兹幸来歸于納幣之禮可不講乎夫以三世之契合百年之好斯文盛事然修辭立誠居敬行簡亦士君子所宜慎重也賜金諾以遂玉成服

恩佩德多矣執事其俯而就之

滎陽外史集卷三十三

榮陽外史集卷三十四

明 鄭真 撰

說

陸質夫字說

平江海運萬户陸侯名文字質夫俾予為之說予作而言曰甚矣夫人之有是文而不返諸質也亦甚矣夫人之有是質而不飾以文也若侯者其文質之君子哉夫

上而為天下而為地中而為人衆而為物有其質者必有其文未有有其質而無其文者也且質者文之本文者質之華文而不質則一于侈靡質而不文則一于鄙朴故孔子曰質勝文則野言文質之偏也子貢曰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言文質之混也偏者失中混者無别皆非君子之正令侯名以文而字以質其體用相資表裏交養者乎且吾聞之人氣稟之性係于習故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人性之不流習者鮮矣侯生于吳吳為東

南都會象犀珠玉之富綺綉羅縠之豐笙歌聲伎之盛邑室之侈車馬之多娱心意悅耳目世之所謂文者莫尚焉侯也不以習俗而易吾性分沈潛乎詩書禮樂之中優游乎仁義道德之奥既以修其文又以厚其質非有其大過人者哉于是誠以主之敬以持之恬淡以守之文采以彰之以之臨政治民推之國家天下無所施而不可天下之人稱之曰文質君子其不在兹乎是豈非古者命名與字之道哉侯曰其遂書以為說

仁山說

同郡張氏彦仁年踰四十貌温而恭氣正而充一室遂如左右圖書肅襟正坐曰求古聖人之言而學焉自號曰仁山以予交好之篤也俾為之說作而言曰天地間物之塊然者為山仁人稟性分之全循義命之正不以物欲而移患難而變其居止之常意向之適于山有合焉孔子曰仁者樂山而朱子釋之以仁者厚重不遷故樂山嗚呼其至矣哉張君居闤闠中非有峰巒之勝岡

嶺之奇也乃今以仁山自名則其體段氣象有似於山
可見矣夫山艮象也艮爲止止其所止者山之靜然也
靜而樂山其亦庶幾於仁者歟且吾聞之仁爲五常之
首于四時爲春于五行爲木于四德爲元是吾之仁與
天地之仁固無以異者况夫山者草木所生禽獸所居
寶藏所興雲雷之變化雨澤之流通天地發育萬物之
仁于是而著是故仁雖主靜而無不動者君試以一身
體之靜而爲體則若山之崇高博大而不騫不崩也動

而為用則若山之包含發育而既庶既蕃也動靜互根體用一致謂之仁山其非有得于聖人之遺意矣乎雖然一卷之石至于廣大九仞之功起于一簣蓋至誠無息之妙為學不已之實有如此者君既以仁山自名擴而充之吾知其不至于終南太華之高且大不止矣揚子雲曰丘陵學山而至于山其君之謂乎廣其義而為之說云

范君執中字說

同郡范君名與權蓋自髫齔時其先大人嘗以命之追其既冠則字以執中且祝之曰權者中而已矣名權而字中其亦名義之允稱者嗚呼勗之哉范君佩訓服命垂四十年猶恐一日之或忘也俾予推衍其說夫允執厥中儒先君子以為道之傳其見于中庸詳矣盡矣復何有他辭云乎哉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莫不得是理以為性莫不得是氣以為形凡其動作威儀飲食起居亦莫不有當然之則焉惟其移于玩好迫于憂患則夫

目之色耳之聲鼻之氣口之味四肢之安佚固有離于義分而不自知者矣隆古聖人莫大于堯舜而其授受則曰允執厥中而已是帝王心法之要無過于此者而舜之於禹且復有人心道心之說則其詞愈精而意愈切矣人能于其知覺之動不陷溺于人欲之危而有以審察夫天理之著本心之正常為吾身之主宰而凡事至物來千態萬狀酬酢處置各得其宜有如一身處乎一國之中視夫四方上下亭亭當當而無有偏倚過不

及者焉斯不亦所謂執中者哉雖然執中者亦惟權輕重之宜而已權而得中則雖臨天下之大難當天下之大變死生存亡近在頃刻亦將從容處之而不失其常矣以君名權而字以執中其可膠于一定之中也哉抑愚又有說焉中也者至誠之道也聖人固無不誠自聖人以下則思有以誠之中庸曰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也而又曰不誠無物君子誠之為貴數千百載以来涑水司馬氏教人以盡心行己之要亦曰自不妄語始則

其用力之方斷可識矣然則君其務于誠矣乎君之先華文閣學士工部尚書式齋先生嘗以正學事宋理宗而予大先父蒙隱先生寔以尚書從孫來繼與君之先父為同母兄弟於是與君有宗盟之好故敢誦儒先之緒言以告馬君其尚思盡至中之道以振起其家聲也哉

陳臨以莊字說

姜山陳生名臨字以莊求予為之說予諾而言曰莊者敬而已矣臨之以莊寔為政之要旨昔者聖人嘗以語

季康子今生方讀書務學未為祿仕其于斯義也何如請為生試陳其略予嘗以身體之平居暇日肅襟正坐儼然如賓客之在旁惕然如神明之在上言不敢有躁妄也動不敢有匆迫也氣不敢有驕蹇也聲不敢有忿戾也夫如是庶幾持敬之道者矣使推此而行之在位之間則夫外有威儀內無邪曲修條教出政令人其有或慢者乎自世教不明人心欺罔極鹵莽滅裂之致怠慢邪昵至于喪身敗業多矣然則莊敬之道今之學其

可不之務乎哉夫子嘗曰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而又曰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夫蒞即所謂臨也臨之以莊而又動之以禮則其容止周折之間其有不觀感而興起者乎以生為世家子年方弱冠清修慎重其于宗姻鄉黨之間莊敬之容禮讓之節固有可愛可慕可羨者矣而又延師取友以日求其所未至異日決巍科登膴仕其文學行業之施皆本諸平日修治服習之素者固以見聖門教人之氣象矣字以配名其亦無忝

于厥躬者乎乃若貌恭心違世之所謂色莊者固知生有所不為的矣予之言又安得不拳拳底于是哉生之師臧君彥和莊敬有禮君子也生其持是說以取正焉

王景彰有常字說

括蒼王進士景彰取尚書彰厥有常之義字之曰有常以予有同年之契請為之說夫彰厥有常見于臯陶謨昔者儒先論之詳矣予何以辭為哉然嘗以身體之平居暇日肅容正襟言不敢以躁妄也行不敢以違戾也

由是見之政治措諸設施隨所用而獲吉庶幾于士之有常者矣我思古人有若臯陶訏謨于虞廷之上其論九德之目自寛而至於剛言其賦受之質自栗而至于毅言其學問之功以賦受之正而復加以問學之勤則其德之彰著于身者可知矣其為有常也何如哉彰者明而不昧常者久而不變彰厥有常非表裏相涵動静交養者莫克致之進士清慎好修問學不倦令以中制江壬子秋試計偕京師且將進而用之矣方今明良賡歌

左右輔弼者皆臯陶伯益之流有若進士者周旋其間以之參贊謀謨俾益教化使咸曰有常之吉士斯不負命名與字之意哉

國子生嚴陵王以寧字說

國子生嚴陵王康字以寧奉上旨分教中都鳳陽府之臨淮既二年以予在斯文之契求著字說予惟康之為言安也安者寧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用賢之效也以寧其取于是乎夫賢才之生世豈偶然哉蓋將

出為聖人之用以膏澤天下為萬世太平不拔之基也聖人不世出人才亦不世出故有文王之為君則有太公望散宜生之為臣用以開八百年定鼎之業者實在于此是則多士之生誠千載一時文王所以寧者其非多士之功也耶國家龍興淮甸建都江左人才之出所以奔走疏附成一統之盛者固非一人矣以寧之生歳在辛卯適元運既微草昧蠭起干戈搶攘者數年際今盛明菁莪樂育專教學之責任師道之重將使成人有

德小子有造才者能者各隨器使以垂社稷靈長之裕則以寧者其周之多士矣世之善言古今者常自生人之盛而推本聖代之昌令天下經術之士皆萃于成均凡股肱耳目喉舌之任于是乎取向與以寧同研席者已脫穎而出矣況若以寧之超邁俊逸其不使見諸事為乎異日登諸要途上不負其君下不負所學所謂王國克生維周之楨者庶幾在此名康而字以寧其名與實之允稱者耶以寧曰先生之言吾不敢當也勉焉斯

可矣書以為說

四明王氏二子名說厚齋應麟之裔孫也公權即千里先生之宗云

四明王公權有子二人請名于其父彥倫君彥倫以告諸遂初公公曰吾年餘七十慶及孫曾王氏文獻之緒殆未艾也以長者名馴少者名騈云遂初公叔遠先生之兄也而彥倫所生父公權伯祖也遂初公即世之二年彥倫以書来中都求為之說予為之言曰馴之為言順也騈之為言聯也馴有柔習之義騈有合比之義字

皆從馬以騏驥比君子以其德也馬之性馴周旋進退
安其教馴以之齊驅比駕不趨以前不殿以後無顛越
無蹶失任重致遠無不可者是故馴言其德騎言其才
有德斯有材無不德矣名以制義義以出禮其不有取
于是乎哉王氏世著簪纓昔者厚齋尚書公與弟常博
公繼登詞科世以麟鳳比之至遂初公及叔遠伯仲以
尚書嫡孫文章學問克紹其傳叔遠無子以彥倫為後
遂初公之心厚矣故于其二孫曾而名之曰馴者欲其

温厚謹勑而不為刻陋也名之曰騈者欲其會聚輯睦
而不至于乖爭鬬閱也由是教誨似之式穀詩書昆季
後先玉佩瓊琚從容仁義之域馳驅道德之途入閭闔
履天衢踵前修之步武用以擴大其門閭使天下之人
號之曰此王氏之騏驥也不亦遂初公所望于二孫曾
者乎二孫曾鄭氏出也予亦以是望之故著其說以復
異日告老南還得其有成庶以驗予言之不誣也乎時
洪武十一年歲在戊午二月既望鄉貢進士同郡鄭棊

撰

予既著為說適有自陝右来者惠及虞永興公孔子廟堂碑拓本用以寄二子八法之妙以永興公期之

李純夫字說

晉王府紀善括蒼季璲字純夫求為之説予語之曰純之為言精也粹也詩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又曰純亦不已此言聖人之德與天道合也今子名璲而字

純其于義何居竊嘗求之大東之詩曰琄琄佩璲子朱子釋之曰璲者瑞也而古釋文直以佩玉名之其致一而已矣君子無故玉不去身玉所以象德也德貴乎純君子之佩玉則其德之純也然則子其純德之君子乎天子之佩以白玉公侯以山玄玉大夫以水蒼玉世子以瑜士以瓀玟其玉固貴乎純矣趨中采齊行中肆夏周旋之中規折還之中矩視聽言動之必以禮酬酢處置之必以義匪僻無自而入也惰慢無自而生也忿戾

無自而形也非天下之至純者乎純夫世家文獻由儒入仕侍親王起居撰述記注簡在王公志慮之純足以成輔翼之正文字之純足以成黼黻之功以是日求其未至其于聖人之德何有詩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温即純之謂也以玉為瑑非其人之德之純者不足以當之純則不雜不貳不貳則不息不息則不怠不怠則久其為至誠之君子也必矣純夫尚勉乎哉洪武十一年歲在戊午十二月既望鄉貢進士四明鄭真撰

王廷采字說

禮人生而始名既冠而字名所以正體字所以表德也國子生永嘉王君名綬字廷采就其德觀之其揚于王廷者歟其為縉紳君子之賢者歟其光顯而有耀者歟夫采者青紅赤白黑之謂也位為九宮列于四方分於四時於五行屬金木水火土于五常配仁義禮知信其功用不細矣書曰以五色彰施於五色作服服者上衣下裳之制也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則繪之宗彝藻火黼

黻則繡之于是有組綬焉有佩玉焉綬者所以佩玉而
承受者也天子組綬以玄公侯以朱大夫以純士以緼
上下之有章也貴賤之有辨也服而御之朝覲則分義
明燕享則歡娛接祭祀則誠敬格其于禮盛矣士之生
世以文章學問自致明廷之上用黼黻之才任謀猷之
寄所以致君澤民者其猶采色藻績之施乎廷采世家
簪纓由郡府入貢成均奉上命分教中都國學公侯貴
臣皆為竦敬仰占天陛威顏咫尺聯鵷行之步武覲龍

袞之光輝綰綬佩玉炫耀烜赫吾知其有日矣傳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其廷采之謂乎因書以為記

達觀說

予薄遊淮海間見有高蹈遠引者以湏洞為家無何有為鄉莫高于天初若不以為高也莫厚于地初若不以為厚也深廣莫如江海險峻莫如山岳初若不知其深廣險且峻也一盼睞間皆其所憩息也一俯仰間皆其所經歷也物我兩忘逍遥傲睨惟所意欲焉或曰其可

謂達觀者乎予應之曰此莊生之流託虛無以自誑者豈反身窮理真知其所以然哉夫天道之流行人性之賦予一而已矣是故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天者何理而已學而至于知天其爲達觀也無疑矣達者四方上下精粗隱顯內外本末無所往而不通之謂也觀乎天地之故萬化之運而默契其妙用推之于彝倫日用凡吉凶晦吝之萌疾疢死生之迫有以定其去就而驗其安危非至誠之學孰能與斯噫其亦微

矣予方為此說而金華蔣孟瞻以醫卜有名中都凡五運六氣陰陽表裏與夫日月星辰時日支干孤虛旺相之說拳拳焉予揖而為之言曰子得非達觀者耶夫富貴利達命也子其如何靜存動察與造物相終始斯其可矣善乎賈誼之言曰達人大觀物無不可雖其傷悼無聊之故庶幾不以細故芥蔕自累者孟瞻年方少壯好學古人文章謫居以來怡然愉然辛苦患難有不以為意者而理明術精人信服不疑自茲以往殆將盡天

下之大觀而無餘矣昔者聖人作易于觀之九四曰觀我生无咎而上九曰觀其生君子无咎夫其所以自觀者如此人之所以觀我者如彼無媿于出處矣推而至于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其孰禦之哉孟瞻學易者也其尚有得于此乎因書以為孟瞻勉孟瞻世儒家以俊選入成均奉上命分教以歸省後期為同門累居瞿相山云

李藻字文奎說

臨安李君名藻字文奎以俊選受業成均奉上命入禁
遂授行人司行人以使事過中都予用斯文禮見求為
字說遂為之言曰天垂象見吉凶星奎之繫乎天其勢
圓曲具波磔鉤趯之象昔者蒼頡仰而觀之作為六書
遂為古文之祖天人上下昭然協應之符其來久矣君
名藻而字文奎其以文學鳴于時乎藻者水草之名世
以詞藻文藻互稱取其芳且潔爾古聖人以五采彰施
五色以藻繡之于裳定為十二章之一則藻固其文之

著者也然求之在天則星奎又其著也按晉天文志奎為西方七宿之長其星十六名曰武庫又為大將主誅暴禁亂之事其義係乎武其象類于文而密聯圖書府故世以奎壁並稱若乃五星序奎則占者以為文治太平之應夫天不言以象示之而已君生本盛時家東南大郡有先生長者以為依歸當聖明在上以冑學之英應周官之選周爰馳驅固已能宣德意協皇華之咏矣故其以文奎配名者蓋特以人文之祥合乎星文之祥

也吁不可尚也哉雖然文以明道也太上立德其次立
言即文也六經之文所以載道也文不本于六經可乎
然則君其務于道哉異日署之詞林登諸册府用以黼
黻皇猷恢張治道典冊訓誥煥焉可述使天下之人曰
立言君子也斯不負以字配名之義哉予老矣將歸衡
茅仰窺東海徐魯之墟降婁娵訾之次煌煌煌煌有如
昔人所占者于是時也使君誠得在討論撰述之列信
乎天象之著協人事之著矣因著為之說以取徵于將

来云

滎陽外史集卷三十四